

数字人文 研究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2021
第1卷

2

数字人文研究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2021年 第二期 (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学人哲思

“精准人文”何以可能——盖哈特·劳尔教授访谈

盖哈特·劳尔 程 林 /3

人文新知

《长安十二时辰》对唐长安城市空间的当代重构——一种文学制图的视角

郭佳欣 马昭仪 肖天意 何 捷 /9

机器学习方法对不明归属二程文献的判断

毕梦曦 张力元 /21

攻玉以石

主题建模辅助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探究——以《论语》《孟子》《荀子》的计算分析为例

高元昊 王小红 科林·艾伦 杨 钊 /36

中国历史计时本体构建——以回归历史语境的日内计时为基点

唐振贵 向姝恒 罗锦坤 胡 蓉 /51

近代报人群体关系图谱构建与应用

沈立力 张宏玲 俞晓婷 /63

国际视窗

新加坡历史地理信息系统(SHGIS)的学术实践与启示

赵逸才 /75

2012—2019 年度国际“数字人文奖”获奖项目概览与解析

龙家庆 崔浩男 张晨文 王兴广 /85

教育进展

高校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或实验室的建设与实践——基于全球百家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祁天娇 /99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No. 2, 2021 Vol. 1

Contents

- How is “Exact Humanities” Possible—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Gerhard Lauer *Gerhard Lauer, Cheng Lin*(3)
-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Tang Chang’ an Urban Space in *The Longest Day in Chang’ an*:
A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Guo Jiaxin, Ma Zhaoyi, Xiao Tianyi, He Jie*(9)
-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the Judgment of Unidentified Attribution of Ercheng Sayings
..... *Bi Mengxi, Zhang Liyuan*(21)
- Assisting Philosophical Arguments—Taking the 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as Examples *Gao Yuanhao, Wang Xiaohong, Allen Colin, Yang Zhao*(36)
- Chinese Historical Timing Ontology: Timing within a Day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 *Tang Zhengui, Xiang Shuheng, Luo Jinkun, Hu Rong*(51)
- The Construc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Newspaperman Social Network ... *Shen Lili, Zhang Hongling, Yu Xiaoting*(63)
- The Academic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ingapore Historical GIS *Zhao Yicai*(75)
-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Winning Proj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Award" in 2012 – 2019
..... *Long Jiaqing, Cui Haonan, Zhang Chenwen, Wang Xingguang*(85)
-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s or Laboratories in Universities:
Analysis and Inspiration Based on Hundreds of Cases *Qi Tianjiao*(99)

“精准人文”何以可能

——盖哈特·劳尔教授访谈

盖哈特·劳尔 程 林

摘 要 计算机技术使人文学者在指尖之间获得了很多始料未及的新研究机遇。当今人文研究面临两种选择:继续定位为自然科学的对立面,或与自然科学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精准人文”。虽然学习新技术工具等并非易事,但学界对数字人文的接受程度正在提高。数字人文将来可能会成为一种专业信息学,也可能内化成为人文研究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因为数字人文的出现及发展,人文研究正处于一个具有启发性时代的开端。

关键词 精准人文; 德语区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学者; 专业信息学

分类号 C39

作者简介 盖哈特·劳尔(Gerhard Lauer),瑞士巴塞尔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负责人; 程林(通讯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副教授,Email:lin.cheng@aliyun.com。

0 引言

盖哈特·劳尔教授是瑞士巴塞尔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负责人,主要从事认知诗学、数字人文与德国文学史等领域研究,曾在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地任教与从事研究工作。劳尔教授既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组织工作,也与同事合作运用计算方法研究文学,对数字人文早期史亦有研究。其中,他对德国语文学以及“精准人文科学”传统的挖掘尤其值得关注。他的两篇论文《文化的数字丈量:数字人文下的人文学科》^[1]和《“精准人文科学”的价值》^[2]已译为中文^①,引发了中国学者的思考。鉴于此,为进一步了解“精准人文科学”等概念以及他关于德语区数字人文、数字人文趋势与挑战等方面的看法,访者在2021年5月对劳尔教授进行了书面采访,并将访谈内容译为中文。本文参考文献、注释、摘要、关键词及章节标题等均为访者所加。

^① 两篇文章分别为:(1)盖哈特·劳尔.文化的数字丈量:“数字人文”下的人文学科[J].庞娜娜,译.澳门理工学报,2018(3).
(2)盖哈特·劳尔.“精确人文科学”的价值[J].庞娜娜,译.澳门理工学报,2020(3).在两篇译文中,劳尔的概念“exakte Geisteswissenschaften”被翻译成了“精确人文科学”,本文提供另一种翻译可能:“精准人文科学”。

1 精准人文科学

问:您受到德国语文学家雅各布·格林^①关于“精准科学”(exakte/genauwissenschaften)和“非精准科学”(inexakte/ungenauwissenschaften)启发,提出了“精准人文科学”(exakte Geisteswissenschaften)^②这个概念,并认为它“对格林来说并非一种矛盾修辞(Oxymoron)”^{[2]159}。格林眼中的语文学研究可以不断走向严谨化和纯粹化,而通过格林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人文研究的“精准”或许不易实现,但至少应成为一种追求和愿景。但并非所有学者能将“精准的”(exakt)和“人文科学/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en)结合起来。您能在解释“精准人文科学”设想以及“人文”和“精准”关系的基础上,谈谈德国“精准人文科学”传统以及人文和自然科学之“精准”的差异吗?

答:对不少学者来说,当“精准的”与“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时,会感到困惑或有违和感。在德国的科学话语中,“精准的”几乎仅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人文科学则是“历史的一阐释的”(historisch-hermeneutisch)。在19世纪末,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根本性分野被构建起来。自然科学被理解为是用以发现并构建原则和规律的(nomothetisch)^③,即发现自然法则(Naturgesetz)的科学。与之不同,人文科学包含的则是理解性的学科(verstehende Disziplinen),它从根本上是以历史为导向的;它无法“精准”,因为它无法揭示事物的合规律性(Gesetzmäßigkeit),而是致力于历史、审美和特殊事物的可阐释性特性。这是对人文科学占据主流的理解,即“不精准的”(inexakt)。

但事实上,德国学界在19、20世纪就已有“精准人文科学”的传统。例如有学者希望精准地确定语言演化的法则,或发现各民族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或展现文学所遵循的原则,或更精准地去确定人类行为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发展出了实验和实证的方法,或是搜集和应用了大量的数据。在此,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迥然差异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当时的这些学者有意识地将人文和自然科学理解为一个整体(Wissenschaft als Einheit)。对于当今人文来说,这意味着各个专业或机构必须要在这两种模式中做出选择:遵循人文的(传统)模式,继续将自然科学视为对立面,即作为“非精准科学”;或者遵循上述将人文和自然科学视为整体的模式^④,并以此成为“精准人文科学”。

问:1846年9月,雅各布·格林在第一届日耳曼学大会上提出“精准科学”和“非精准科学”时,也有强烈的德意志民族认同诉求,希望当时四分五裂的德国能够统一。这意味着,他关于“两种科学”的观点掺杂了政治因素,因为诗歌、童话、语言以及英雄史诗等对于构建民族认同感非常重要。您认为格林“两种科学”的划分

^① 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德国著名语文学家、语言史和法律史专家,与其胞弟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共同编纂了在世界范围内闻名的《格林童话》(原名《儿童与家庭童话》)。兄弟二人一般作为“格林兄弟”被同时提起。格林兄弟在多项德国民族语文学工作中合作紧密,在德国民族语文学与日耳曼语言文学开始阶段扮演着决定性角色。

^② Geisteswissenschaften,字面意思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是“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的孪生概念,是一个难以完美翻译为其他语言的德语概念。这个概念源自18世纪末,当今多以复数形态出现,是德语区高校中目前包含了约40个人文学科的集合概念。尽管我国学界普遍接受“人文学科”的说法,但在此,受访人劳尔受格林“精准科学”与“非精准科学”启发,基于19世纪德国人文研究的精准化传统,提出了将自然与人文作为整体科学来看待的模式(参见下文),而且劳尔也仿用了格林的概念,因此本文使用“精准人文科学”(亦即标题中的“精准人文”)的说法,并视具体语境选用“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

^③ “nomothetisch”的说法来自德国哲人威尔海姆·文德尔班德(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1894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演讲《历史与自然科学》(“Geschichte und Naturwissenschaft”)。文德尔班德将自然科学的性质定为“nomothetisch”,即发现并构建原则和规律的。

^④ 即与19、20世纪德国出现的“精准人文科学”传统相应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文与自然不是像第一种传统模式那样被视为相互对立,而被认为同有待探索的科学,同样追求研究的精准性。德国哲人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则认为理解性的人文学科与发现、构建原则和规律的学科是对立的,而劳尔认为这种判断“不准确”^{[2]158}。

以及“非精准科学”的精准化愿景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多大程度上是学术性的?

答:毫无疑问,格林兄弟在研究中也总遵循着一种政治方案,即德意志民族方案,这个民族应让她每个公民都享受自由。为了这个民族,需要有童话、史诗以及属于民族自己的语言,因为民族正是在这些因素之中映射出来的。首先在那些人们共同分享和拥有的故事中,民族才被构建起来。这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因为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德意志民族。人们更像是从属于贵族阶层,而贵族独自决定他们从属的命运。格林兄弟通过自己的工作表明,所有人,即使是最贫穷的与被剥夺权利的人,都共享童话、歌谣及同一门语言——这种理念在当时非常具有革命性。

对格林兄弟来说,正是从这种民族构建中产生了科学的任务。科学应该在民族教育中发挥作用。作为法律学家,他们进一步归纳总结了民族的法律传统;作为语言研究者,他们将给民众以自己民族的词汇为己任;作为童话搜集整理者,他们志在为家庭和儿童们带来童话故事。这些首先可视为一种“非精准科学”的任务。但格林兄弟未止步于此,科学不应停留在这些非精准作业中,而应更进一步。他们纯粹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童话的共性或找到语言演变的规律。可见,“非精准科学”对于当时的民族认同来说不可或缺,而科学作为纯粹的学术工作则应保持精准。

问:海因里希·海涅曾在《自然界的精灵》(*Elementargeister*)中打趣道,在建造《德语语法》这“庞大的语言学建筑物”时,格林“或许把他的灵魂交给了魔鬼,以便魔鬼向他提供那些资料,并作为帮手为他服务”^{[3]464}。格林当时依靠的显然不是魔鬼,而是自己勤奋的搜集工作以及同行的协助。现在,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种庞大项目工作的是计算机辅助技术。在您看来,有没有传统人文学者将数字人文技术视为魔鬼,认为借助魔鬼之力时需要交出“灵魂”?

答:对,雅各布·格林工作起来尤其努力,而且少有间断。因为语言材料和证据的搜集、誊写、分类和编辑都是耗费巨大精力的工作。这些都是手工劳动。语文学因此逐渐定型为一种极为耗费时间和精力和专业领域。语文学工作多是单兵作战。至今,所有这些仍深刻影响着我們眼中的语文学与人文科学理想形态。洪堡曾说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是在“孤独与自由”中完成的^①,这种说法成了一种格言,尤其提升了语文学工作的分量。

现在有了计算机辅助技术工具,它可以减轻搜集、注释、存档和编辑的艰辛,让我们可以整理海量数据,它原本应受到欢迎。但实际上它只受到了部分学者欢迎。因为这些计算机技术支持的新的研究可能性要求学者们长时间地学习新的研究流程,例如学习如何与数据库打交道。而且这类工作往往需要在团队中完成,团队成员也需要有不同的技能。此外,计算机逼迫学者们做出极为精准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不是完美匹配语文学到目前为止的自我理解。在“孤独和自由”中埋头苦修的工作理想并不能很好地匹配合作和分工的工作方式,因此这种新方法常被拒之门外。

问:德国学者特奥多·蒙森^②的名字常在关于数字人文的文章中被提起,您认为他对待数据的方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102}。他的工作与“精准人文科学”及当今的数字人文有何关联?

答:面对日渐勃兴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竞争,特奥多·蒙森与其他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共同将人文科学研究当作所谓的“大研究”(Großforschung)。在19世纪下半叶,蒙森及同事们开始去挖掘规模巨大的文化遗产,例

① “孤独与自由”(Einsamkeit und Freiheit)是德国教育家、德国现代大学之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 - 1835)提出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理念。

② 特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 - 1903),德国著名古罗马历史学家、语文学家,以《罗马史》一书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曾在19世纪后期组织、参与、完成或开启了一系列在成果本身及其理念方面都影响深远的语文学大项目,他对海量资料的编纂方式以及对学术大工程的组织形式等深受部分数字人文研究者关注。

如搜集、描述和出版罗马帝国及其行省的所有拉丁铭文。这些宏大研究计划有分工,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来实施。他们并非追求一个既定研究问题的答案,而是希望长期地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他们遵循着共同制定的工作标准,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尽可能精准的文献基础,从而让后续相关研究变得可行。在这个方面,这些19世纪的学术工程是“精准人文科学”的例子,也是当今数字人文研究计划的榜样。

2 德语区数字人文

问:您提到过的“德语区数字人文”(DH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①具体指什么?它与您的观点“数字人文必然是国际化的”^{[1]107}有何关系?

答:德语区国家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合作特别紧密。一方面,这与语言相关。因此,在数字人文国际联盟(ADHO)中建立一个德语区分会具有可行性。“德语区数字人文”包含了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的同事,每年都会组织一次约四百名学者参加的会议。另一方面,这三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合作也极为紧密——与之相比,法国、荷兰和英国的研究机构的运作有些不同。这是“德语区的数字人文”组织出现的现实和实际原因。与这种区域性的合作组织不同,数字人文的方法和对象是国际化的。

问:中国读者对德语文学界的数字人文研究还知之甚少。您本人兼顾德语文学和数字人文研究,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典型案例吗?

答:安德鲁·派珀的论文《虚构性》(2016)^②是文学领域数字人文研究的典型案例。文本虚构性的依据何在?它仅是由读者赋予的性质,读者基于常情或惯例将文本理解为虚构与否——派珀指出这个论断有误。对英语和德语文本的分析显示,虚构性文本与说明性文本有客观差异。应用计算方法可证明,在使用部分词汇种类(例如情态动词)的频率方面,虚构性文本远高于写实性文本。因此,将文本理解为虚构与否并非读者的随意判断,而是读者感知到了文本的语言特征,并据此确定为何它是虚构或写实的。同事雅尼蒂斯和我合作的论文《巴罗斯的Delta及其在德国文学史中的应用》(2014)^③是另一个例子。我们通过文体测算方法展示了19世纪女性与男性在文学写作方面的差异,多罗特娅·施莱格尔^④则偏离了这种差异性主流形态,她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有着类似的创作方式。

问:您所执掌的巴塞尔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DH Lab)^⑤现在主要在哪方面着力?

答:巴塞尔的数字人文实验室主要有三项任务:首先,在所有人文研究中,它都支持将计算机辅助技术运用到研究项目中或融入研究方法中;其次,提供数字人文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可开拓研究新可能的年轻学者;再者,我们也为人文研究项目提供数字基础设施,例如服务器、数据库和其他服务,以便人文研究在依托计算机的研究路径中更有意义和成效地进展下去。

① <https://dig-hum.de/>

② 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是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系教授,《虚构性》一文(“Fictionality”)参见:<https://culturalanalytics.org/article/11067-fictionality>。

③ “Delta”是学者约翰·巴罗斯(John F. Burrows)2002年提出的作者识别和区分文本方法。Jannidis F, Lauer G. Burrows's Delta and Its Use in German Literary History[C]// Erlin M, Tatlock L. Distant Readings. Topologies of German Cultur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Rochester, 2014: 29-54.

④ 多罗特娅·施莱格尔(Dorothea Schlegel, 1764-1839),德国女性作家,启蒙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之女,浪漫派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之妻。

⑤ <https://dhlab.philhist.unibas.ch/en/>

问:五年前,我在柏林听一个关于用计算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讲座。当时主讲人诉苦道,用计算的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难以受到学界认可。五年后,德语区对数字人文的认知是否已经有了改变?它更易被接受了吗?

答:对,在柏林的同事们也开始接受数字人文,虽然比例还不大。还有一些学者存有思虑,认为新的研究可能性会伤害到人文科学或者这些新可能仅是多余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很多方法路径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文学文本的情感内涵时,例如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史语境中确定时代常见的风格或作家的特点时,情感分析(Sentimentanalyse)第一眼看上去就是令人动心的路径。但情感分析的路径是在与用户评估(Kundenbewertung)分析关联中产生的,因此它只是在费力的调试后才可以为文学研究目的服务。为了能够做到这点,需要付出很多时间来学习新的东西,而这些新东西本不属于语文学研究的传统和基础技艺。因此,很多同仁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但回望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情况已发生了很多变化,计算方法越来越被认可,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

3 研究者的挑战与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势

问:您认为,“数据越多,就需要越多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批评”^{[1]112},那人文学者应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未来,一位理想的数字人文研究人员是怎样的?

答:将人文科学世界和计算机科学世界组合起来是巨大的挑战。在理想情况下,一个数字人文学者(Digital Humanist)应该在两个世界里都应付自如。但实际上,这个领域实在太广泛,乃至几乎没人能够真正掌握这里的一切。所以,专业人员事实上有一两个重点领域,例如数字编辑、图像数字化或文本挖掘。但对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是与数据打交道的必要性,而理论和方法论也不可或缺。

问:您能进一步解释“Digital Humanist”这个称谓及内涵吗?

答:“Digital Humanist”的说法当然不能毫无保留地成立。实际上,也没有人会特意将他人称为“书面人文学者”(Analoger Humanist)^①。“数字(的)”这个修饰词意味着,从已根深蒂固的人文科学视角来看,应用计算方法显得如此新颖,以至于要加“数字(的)”这个说法去特意强调它。但在编辑、文体测算以及叙事分析中使用计算方法却非新鲜事。就测量化和形式方法也已有长久传统,如在俄国形式主义中。所以大多数同仁也不会自称为“Digital Humanist”,而首先自认为是历史学家、语文学家、考古学家或音乐学家。只有少部分学者明确称自己为“Digital Humanist”,他们是“专业信息学者”(Fachinformatiker),与已存在的生物信息学者^②或地理信息学者^③类似。

问:您认为从事或参与数字人文研究必须懂计算机技术或会编程吗?

答:有些数字人文研究者主要来自计算机科学领域;也有学者,例如我,主要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但双方都需要理解另一方工作的基本特征。我必须得有一些编程方面的知识,而信息科学领域的同事也必须理解人文科学的工作方式。人们需要有多少编程知识才能从事数字人文研究,这个没有特定的值。这取决于各个

① 在此,“Analoger Humanist”是非常用概念,劳尔用它对应“Digital Humanist”这个说法。在德语中,修饰词“analog”可被理解为“digital”的对应面,例如一本被印出的书即“analoges Objekt”(Objekt,物品),与之对应的“digitales Buch”(Buch,书籍)是E-Book。另如德语中的概念“Analog-digital-Konverter”即是一种将非数字输入信号转换为数字输出信号的仪器。

② 生物信息学([德]Bioinformatik/[英]Bioinformatics)是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相结合形成的新兴学科,研究生物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播、分析和解释等。

③ 地理信息科学([德]Geoinformatik/[英]Geoinformatics)是集地理学、计算机、遥感技术和地图学于一体的新兴学科,研究地理信息采集、分析、存储、显示、管理、传播与应用,以及地理信息流的产生、传输和转化规律。

特定项目的要求。简单地说,数字人文研究者应该有 Python 或 R 编程语言方面的知识。懂得如何与数据库打交道也从多个层面值得推崇。

问:您能以巴塞尔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为案例,展望数字人文接下来的发展和趋势吗?

答:数字人文受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所驱动,自身也在蓬勃发展。在我看来,数字人文有两种趋势:一是数字人文可以成为一种专业信息学(Fachinformatik),正如生命科学领域的生物信息学,或地理学中的地理信息学;二是数字人文方法内化为人文专业研究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当教授席位出现空缺时,越来越多的院系希望年轻的新同事们能够拥有与计算辅助技术相关的方法。或许第二种趋势会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人文科学/人文学科也可能会变成数据密集型和计算机技术辅助型科学——并非全部,但为数不少。

在巴塞尔,我们先选择走第一条道路,即对人文科学来说成为一种专业信息学,并明确了定位:服务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我们走近已有的人文专业,通过提供新的研究可能为这些专业提供补充。对新的研究可能性感兴趣的人或专业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做项目。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进来。我们与其他人文专业合作提供硕士课程,例如历史与数字人文,或考古与数字人文。这种项目很受学生欢迎,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我们期望,数字人文能迅速地发展,乃至对各个院系来说,要无法避免地去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它们应将数字人文变成尽量多专业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还是留在专业信息学之内?大学与院系将做出什么抉择,值得拭目以待。可以确定的是,数字化也会成为人文科学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以此,人文学科会赢得很多人们以往未曾料到的新可能性。在人文科学发展过程中,现在正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时刻。

参考文献

[1] Lauer G. Die Vermessung der Kultur. Geisteswissenschaftens Digital Humanities[C]//Geiselberger H, Moorstedt T. Big Data. Das neue Versprechen der Allwissenheit. Berlin; Suhrkamp, 2013; 99 - 116.

[2] Lauer G. Über den Wert der exakten Geisteswissenschaften[C]//Joas H, Noller J. Geisteswissenschaften - was bleibt? Zwischen Theorie, Tradition und Transformation. Freiburg, München; Karl Alber, 2019; 152 - 173.

[3] Heine H. Elementargeister[M]//Heinrich H. Sämtliche Werke. Briegleb K, Eds. Bd. 3. München; Hanser, 1997.

How is “Exact Humanities” Possibl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Gerhard Lauer

Gerhard Lauer Cheng Lin

Abstract Computer technology puts many new and unexpected research possibilities at our fingertips, also for scholarly research. Today’s humanities face two choices: Remaining as the antithesis of natural science, or integrating with it and transforming into “Exact Humanities”. Learning new technologies has never been easy, yet the accept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DH) is growing in the academia. DH might become a kind of specialized informatics, and it may also turn into a natural part of humanistic research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DH, humanities research is right at the beginning of an inspiring era.

Key words Exact Humanities; DH in German - speaking Areas; Digital Humanist; Specialized Informatics

数字人文研究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季 刊 2021年第2期 (第1卷 总第2期)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中国人民大学

出 版: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心主任: 张可云

总 编 辑: 高自龙

主 编: 冯惠玲

执行主编: 刘越男

特约审稿: 石晶

编辑部地址: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数字人文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 100872

编辑部电话: 010-82500663

电子信箱: rucdh@ruc.edu.cn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网址: <http://dh.ruc.edu.cn>

编辑部网址: <http://dhr.ruc.edu.cn>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of RUC



出版日期: 季中8日

发 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售

国际书店号码: CP192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市场部

订购电话: 010-82503412、82503029、

82503438、82503439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账 号: 3441 5603 1742

户 名: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广告热线: 010-62514919

广告发布登记证: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128号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书报资料中心网址: <http://zlxz.ruc.edu.cn>

ISSN 2096-9155

CN 10-1716/C

ISSN 2096-9155



9 772096 915216

定价: 35.00 元